



世纪末的灵魂失去原始的温柔
摇摆不定的心情紧锁于失焦的宇宙……

灵眼星沙

台湾 刘尉文

灵眼星汐

刘尉文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张仪贞

弦韵系列

灵眼星汐

(台湾)刘尉文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故事总有个开始……

但这样的开始未免也太惊天动地了吧！

“呀——”一声高八度的尖锐叫喊划破傍晚的宁静，伴随而来的是一堆物品掉落地上的声音。

“啊——”几乎就在同时，男子因惊慌而发出一致的声音，与女子的尖叫声重叠着。原来男人受到惊吓时，也能发出这么高亢的音频，不过，他的声音有没有人听见就值得商榷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女子美丽的大眼惊恐地睁大着，那雪白如玉的手正按在起伏不定的胸前，而地上则是散落着破碎的玻璃与物品。

不过，显然他受惊恢复的时间要比眼前的女子来得短，本来他就是被她出其不意的尖叫声吓到的。

竟然有人问他是谁？

天呀！他开始怀疑这女子过着的是不是远离人

群、远离电视的生活？并不是他太看得起自己，而是经过多次的证明，他敢说全台湾的年轻女人没有不认识他的。

他仔细打量起她来……

唔……去掉那因惊吓而过于苍白的脸色，她的眼是极有灵气的，圆圆大大，像是会说话似的。鼻子以东方人的标准来看还算是满挺的。而唇……饱满、透着娇嫩的粉红，自然却又充满最清纯的诱惑，他有多久没看到未上唇彩的双唇了？尽管如此，他就是知道这样的唇胜过以往他尝过的任何女人……

她看起来像是刚洗完澡出来，长发随意的绾起，落下些许的发丝在双颊边，更在清新之中添了股娇媚。

他的视线彷如抚触般从她的脸缓缓往下，由眼睛来到她的鼻子、双唇，然后是她细致的颈子，再来就是那细绑的手指覆住的柔软……虽然被她的手以及浴巾遮盖住，他还是可以凭着那微露的胸线，想像下面无限的风光……

“喂！你看哪里？不要脸的色狼！”女子恼怒的声音扬起，打断他旖旎的幻想，然后——几乎在同时，他看见女子随手抄起杯于，往他这里砸来，

他想闪躲，但已经太慢……

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再次响起，从他出现到现在已经是第二次，这算是一种欢迎仪式吗？他自嘲的摇摇头，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弧度，看来眼前的女子并非如她给人的第一印象般柔顺……他看着落在身后门下的玻璃碎片想着……

等等！他刚刚并没有闪呀！

那……杯子？他看看女子再看看杯子，指着地上的玻璃碎片，某种推论在脑中出现，他难以置信的回过头来，想从女子的眼中得到印证，脸上有着一抹不逊于女子的惊慌，然后，他看到她缓缓点了点头，像特地证明似的，她拿起床上的枕头丢向他……

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……

他亲眼看到枕头毫无阻碍的穿过他的身体，直至打到了门才落下。

他惊恐的抬起自己的双手，试着抓取身边任何一样东西，却怎么也抓不到，他发觉自己就好像一团空气似的……

抬起额看了女子一眼，然后——

生平第一次……

他昏倒了！



唉！聂星汐敢打赌今天绝对不是什么黄道吉日……起码绝对不是属于她的好日子，出门时踩到狗屎不谈，等公车时又被疾驶而过的车辆溅得满身水花……好不容易到了学校，就为了迟到两分钟被拒在学校大门外，心想没关系，可以凭着尚称俐落的身手翻墙而过，却被号称“阎王”的训导主任抓个正着，于是落得现在罚站的下场……真是落魄呀！

不过还好，站在这里也不算无聊，虽然阎王叫她面对空荡荡的操场，但在她的眼里可就不是那一回事啦，全拜她的天赋异禀所赐，她眼前可是有一堆人在操场上开 PARTY 呢！

“哇！”

突然冒出的声音吓了聂星汐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她的死党于珍，她正用得意的眼神看着聂星汐。

“呵呵呵……吓到你了？”于珍快乐的笑着，一副促狭的神情。

“拜托！我说我的祖奶奶，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……被你这么一吓，我全身细胞不知死了多少……”聂星汐惊魂未定的拍着胸口抱怨。

“难得吓吓你，别生气啦，一听到你被阎王逮到，我就来救你了，够朋友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好像满自得其乐的嘛！是不是又看到什么好玩的呀？说来听听！”于珍兴致勃勃的问，她知道聂星汐特有的能力。

“算你还有些良心，我脚可酸死了，阎王那儿你怎么打发呀？我好想坐下来休息哟！”星汐嘟着嘴，并不时揉揉她的小脚。

“那还不简单，只消跟他说……我们高三孝班少不得你这位色艺双全的才女，要请你回去做壁报，并要忧洹次校庆制作门口的布置，不就成了？”于珍一副这再也简单不过的样子。

话说这阎王会这么轻易就被于珍操纵在手心上，倒也不是于珍真的很聪明，而是聂星汐在学校里的形象太好了，没什么素行不良的纪录，甚至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，为校争光，她替学校争得的奖顶是历届之最，多到学校得另辟一间展览室专门放置她的奖杯、奖牌……

加上又是校花，而且不是没大脑的那种，要是碰上别的老师，早就当作没看见，哪会跟她计较迟到或翻墙的事。倒楣的是碰到阎王，出了名的严厉，但那只是他的原则问题，碰到聂星汐，他也是



会通融啦！只是星汐浑然不知她的魅力以及使用方法而已。

“那你不会早点来喔！我腿站得酸死了。”最星汐嘟嘴嚷道。

“我已经是很快了……”于珍伸起夜手三只手措做出发誓的样子。“而且……嘿嘿，早餐都替你买来了哟！”她晃晃手上的袋子，还做出那种引诱的表情，因为聂大才女什么都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贪吃，只要有得吃，就算天大的事都可以放置脑后。

只见聂星汐那不满的眼神顿时闪闪发亮，说多有精神就多有精神，双手一伸，想将那袋早餐给勾过来，忽地，双手动作一滞……

“不对！阎王答应放了我，那是他以为我要去做壁报，若被他看到我在吃早餐……还闲闲的……铁定会被他罚得更惨，快走！先回教室再说。”聂星汐的双手动作改为拉住于珍，以最快的速度闪回教室，浑然不觉操场上有许多的手在跟她们道别……



私立叶衫中学是一所成立仅五年的学校，由宇

叶企业出资设立，校园建筑风格相当具有现代感，各项设备也相当的新颖与先进，加上校方开出的条件相当好，所以吸引不少大学教授级的博士到此任教。

凡人此校就读的学生都是由校方挑选的，挑选条件不明，但只要是被学校挑上的学生，不仅不必缴交学费，甚至食宿校方都会代为安排，还会给学生零用钱花。而毕业的学生学校会依个人的条件，帮学生做生涯规划，并动用所有的资源帮学生全力完成。不成文的规定是毕业生要在宇叶企业服务一年，然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在宇叶企业工作，所以“进入叶衫中学等于人生成功了一半”便成了坊间流传的一句话。

创校的董事长是商界闻名的奇才——宇叶企业的叶震刚，一位年仅三十的青年才俊。有人问过他创立学校的目的，他的回答是——为了寻找他最爱的女人。

没有人知道他这句话真正的意义，但是听说他年少时曾经有过一段离奇的遭遇，以至于他费尽全力研究有关灵异玄奇的事件，在学校里也设有相关的研究室，学生们私底下都称叶衫为“灵幻学园”。



这些都是聂星汐进了叶衫陆续听来的，不过她也听说每个年级都有一个“特别班”，而三年级的特别班不巧就是她们班……

还没走进教室，远远的便听到教室里传来兴奋的尖叫声与嘈杂声，这大概是所有的学生在老师不在时的一种“能力”吧……

聂星汐好玩的想着，走到自个儿班上，打开那扇挡不住大伙嘈杂分贝的门扉——

“啊——星汐！对！对！对！就选星汐好了！”班上的女同学兴奋的大喊，宛若看到救世主般，上前抓着她的手。

唉！真的是看不出她们班到底特别在哪里？特别吵吗？

星汐睁着疑惑的双眸环视全班，再将视线移到黑板上，上头用粉笔写着几个大字——校庆演唱会。喔……原来是这样的事，那关她什么事，叫她上台唱歌吗？别傻了！

“我也赞成！”

“赞成！”

“这是最好的选择！”

“刚刚怎么没想到？”

“那样整个舞台的画面会好美、好协调的。”

此起彼落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听得她一头雾水，她还没出声呢，怎么好像一副被人卖了的样子？聂星汐看了身边的于珍一眼，她也是不解的摇摇头。

“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跟星汐一点头绪都没有。”于珍终于制止班上同学疯狂的叫喊，出声询问着。

“是这样的，校庆那晚的演唱会，学联会刚刚通过要邀请孟秉庆来表演压轴主秀，但是当晚的主持人还没敲定，要三年级每班都推派出一个代表让他们挑选。我想他们刚刚的意思……恐怕我们班的人选就是你了……星汐！”朱青鸿好心的解释着，不过那苍白俊脸上的意思可明显得很，摆明的是幸灾乐祸，因为他跟聂星汐从小一起长大，知道她最讨厌这些“杂务”了，偏偏这些“杂务”再的找上她，唔……所以说人还是别太优秀得好。

“孟秉庆？谁呀？”聂星汐撇开视线不着朱青鸿的脸，发出她的疑问。她会把这笔帐记下的，不过，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把这个任务推掉，用膝盖想也知道，学联会那些家伙铁定会找她，一定是会长知道她会拒绝，就用这种办法，卑鄙的家伙！

“哈哈……大家就是知道你一定不晓得他是

聂星汐堆着笑脸面对班上剩下的同学，“各位同学，我想这么好的机会就让给别人好了，我实在忙不过来，还有好多与校庆有关的事要做……”推掉！推掉！赶紧推掉才是上策，不然累死自己……星汐在脑中想着。

一阵钱币撞击的声音夹杂在众人的讨论声中，过之会儿，发出声响的人——谷郁苹神秘的开口，“星汐，你认命吧，这次非你莫属，逃也逃不掉……”谷郁苹清丽的脸露出淡淡的浅笑，继续说着、也许辛苦，但是收获却是甜美的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，我的‘七星古币’跟我说的。”然后她收起钱币放入口袋里，闭目不语了。

聂星汐有着不好的预感，天呀！她们班上怎么净出些奇怪的人？谷郁苹的占卜可是出名的准……

“星汐，我们还是决定推派你为本班的代表。”同学说出他们的决定。

“我……可是……”

是谁倡导民主的？

是谁发明投票这样的方法？

根本是“民主暴力”，没人问过她到底想不想做！

聂星汐在内心忍不住哀号起来……



该死的学联会！她就知道这是一个陷阱，就等着她这只猎物往下跳……

访问那“二十世纪末最后魅力男子孟秉庆”的工作，果然如谷郁苹所言落在聂星汐身上，怎么逃也逃不掉。

尽管她列出十点不适任的原因出来，那堆人还是硬要她担任校庆晚会主持的工作，她怎么这度可怜？别人快乐的迎接校庆，她却被操得半死。

聂星汐生气的踢眼前的小石子泄恨，一阵冷风袭来，让她直打哆嗦，下意识将颈上的围巾圈得更紧一些，双手交互摩擦着，希冀能驱逐一些寒意。

什么“二十世纪末最后魅力男子”，八成又是个唱片公司过度包装的偶像，星汐不屑的想，就是他，害她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要出门，虽说她压根不想要担任这个职务，但倒楣被选中了，总是要把它做好吧，好歹她那票同学是满怀真心地期待校庆晚会的到来，她不能让大家扫兴。

所以她只好拉着于珍上街买些有关孟秉庆的资料，反正是学联会出的公费，谁教他们坚持要找对孟秉庆完全不熟的她主持节目，她对小叮当可能还

比较熟悉……

“好帅哟……”于珍兴奋的喊着，双眼发光似的盯着眼前巨幅的海报。

聂星汐抬头随意的看着，“是长得还不错，但也犯不着像蜜蜂见到花蜜一样，整个人贴在海报上吧？丢脸死了！”

“喔……以后丸的男朋友也能这么帅就好了。”于珍也不以为意、仍是继续贴在上头，闭着眼睛梦幻似的说道。

“拜托，你不怕丢脸，我还替你可耻呢上这种话你说了几百次了，每次看到俊男总是这么说，像上次那个演电影的叫詹……什么的……”星汐细眉微扬，实在对这些演艺圈的人名没辙，她聪明的小脑袋不是拿来记这个的。

“詹天伟！”于珍好心的将人名补齐。

“大概是吧，反正你根本是见一个爱一个，这么多议你看得上眼的，干脆交个男朋友当自己的专宠不就得了？看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好恶心！”聂星汐实在无法理解那些迷哥、迷姐的心态，像疯子一样。

“这可不一样，我只是欣赏他们的皮相，谁知道他们内在是不是草包？美的事物总是令人愉快，

